禮記疑義

禮記疑義卷二十一 禮運第 一冊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禮運第九

疏按鄭目錄云名曰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旋之道此於別錄屬通論子游所問唯論禮之運轉之事故以禮運為標目耳樸業張氏曰禮運是一序段文字混混然一大泛演是據大體說之乃能見若司句字字細碎未之以不能得當觀讀運有時花混然若身在太同中意思弘大然不能得文不怛禮逆長作一大意觀之初中虛儒行亦當如是或指聞有害廢大體觀之自是大片段文字以已以難包管甚他意如天降廿處地於體象若充舜之世資未北物則要也但言其至和司政以以須有非貴民以陽日運謂氣運以所皮之會而言也氣運在人則為帝工禮熟之同革在人則為陰陽違化之流通然天時人事相為符應禮樂陰陽相為表裏故其始也法陰陽而作禮樂其終也以禮樂而發陰陽此篇大意

不過如此疑出於子游門人之所記中有格言頗入精微似非漢儒所及獨篇首大同小康之說乃謂禮起忠信之衰道德之薄是則老莊之遠意實孔子之言我讀者擇焉可也長樂陳氏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則運而無所積器則滯而有所物禮器言禮之器則禮運言禮之道也陳氏集說曰此篇記帝王禮樂之因革及陰陽造化流通之理○是華祟既又曰不以子游名篇云云支疏刪

昔者

仲尼

大道

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與音蜡仕嫁反

訂義註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

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觀闕也
孔子見魯君於祭禮有不備又觀象魏舊章之
處感而歎之言偃孔子弟子子游大道謂五帝
時也英俊選之尤者逮及也言不及見不言魯
事為其大切廣言之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
祭萬物而索饗之者知特
社文十二月者據月言之若以夏正言之明十
月以故言之明十一月謂建亥之月也以萬物
十成報之云亦祭宗廟者以月令孟冬云祈來
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門欄先祖五祀
以觀先祖故云亦祭宗廟總而言之謂之為諧
有祖釋宮云祀謂之闕然氏云宗門斷處以通
行路既言變闕明是門之兩安相對為變熊氏
得為白虎通云闕足斷疑義亦相然按定二年
祀門哭及兩祝魯之宗衙在亂門外左孔子此
廟門而來至亂門遊於視此視又名象抑以其
謎逆二
是之是反人二

然法矣禮禮說也知此蜡是祭宗廟者以下云出遊於觀之上故知是祭宗廟也云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者以其與蜡祭故知仕魯也云歎而發之者一歎魯君之失禮二歎舊章廢索故歎也云英俊選之尤者按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毛詩傳又云萬人為英是英皆多於俊選而俊選之尤異者即禹湯文武三王之中俊異者孔子歎見子游所問若指言魯失禮恐其大切故廣言五帝以下及三王致哀之書

疏　皇氏云從昔者仲尼以下至於篇末凡為四段自初至是謂小康為第一明孔子為禮不行而矣發歎又自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至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為第二明須禮之急前所歎之意正在禮急故以禮急次之也　又自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至此禮之大成也為第三明禮之所起前既言禮急急明宜知所起之義也又自孔子曰嗚呼哀哉訖篇末為第四更正明孔子歎意也以前始發未得自言歎意而言偃有問即隨問而答答事既畢故更備述所懷也今此第一段明孔子發歎遂論五帝三王道德優劣之事蜡者廣雅云夏曰清祀以清潔祭祀殷曰嘉平嘉善也平成也以歲終萬物善成祝而報功魯臣而稱賓者以祭祀欲以賓容為榮故雖臣亦稱賓也陳氏集說曰蜡

禮詳見郊特牲篇孔子在魯與為魯國蜡祭之賓非事而遊息於觀上喟然歎息也所以歎魯者或祭祀之失禮或因睹舊章而思古也言偃問所以嘆之故夫子言我思古昔大道之行於天下與夫三代英賢之臣所以得時行道之盛我今雖未得及見世之盛而有志於三代英賢之所為也此亦夢見周公之意若梁王氏曰以五帝之世為大同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小康有老氏意而註又引以實之且謂禮為忠信之薄皆非儒者語所謂孔子曰記者之辭也逕

華未數者數周公之道衰於魯之備不能繼三代以明大道之行也

疑義註志謂識古文疏云志謂識古之者志謂見識之名古文是古代之文稽說周禮云掌四方之志狄云與蓋志皆志說之古也春疏此謂此廟門社稷門若祈而言之祭百神曰蜡祭宗廟曰息民故鄭註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此據總而言之故祭宗廟而云與於蜡賓也按何依註公羊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闕者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也公羊傳云設兩觀乘大路此皆天子之禮是也

又華崇志即心志註以記識言未免脫落月令
勞農息民總承百神及宗廟言此以登百神為
蜡祭宗廟為息民非也此言觀親與廟近言祭
宗廟似矣依月令之次先百神後宗廟後五祀
不當更言宗廟也且蜡亦祭公社公社獨不在
祖門外耶又魯有兩觀蓋後世僭禮用天子禮
說亦本明堂位言不可為據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
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
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

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長竹丈反矜古頑反分扶問反 華案大同之世自然信睦不待講共修講信修睦當是小康中語錯簡於此耳

訂義註公猶共也禪位授聖不家之睦親也不獨親獨子孝慈之道廣也皆有所養無匱乏也分猶職也歸皆得良與之家柰此下苦疏之當婦存之記不必藏於己不必為己勞事不憚施無吝心仁厚之教也謀閉二者尚辭讓之故也戶不閉樂風氣而已同猶和也平也疏禪位授聖是堯授舜也不家之者謂不以天

位為已家之有授子也天位尚不為已有指侯
公邪大大之侯均然與天下其之欲選賢與能
也已子不寸可拾子立他人之子則廢未均而
謂讀高是也然已親不賢豈可廢已親而事是
人之親但位是天位子是果下可以於子立他
人之子親是尊高未必有位無客廢已之親而
事也親但事他親有隱與已親同也林命法有
度兵時貴亦而節善祖織須而宗克配天事塗
不以昔史為宗祖此亦不朔親之義也經云力
惡其不出於身欲得身出氣力是勞事然得也
棄亂也謂不亂勞事六就然各心者經云不必
義於已財貨故得施散是然各惜之心先釋力
然後擇財便
文無義例也亂此先明五帝時也天下為公者
謂天子位也為公謂揖讓而授聖德不私傳子
孫即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選賢與能者即明
不私傳天位唯選賢與能也講信脩睦者講談

誑也信不欺也脩習親睦也世淳無欺誕說執
有信也故哀公問周豐云有虞氏未施信於民
而民信之是也又凡所行習皆親睦也故孝經
云民用和睦是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
子者君既無私言信行睦故人法之而不獨親
已親不獨子已子使老有所終者既四海如一
無所獨親故天下之老者皆得養終其餘年
也壯有所用者壯謂年齒盛壯者也所用謂不
愛其力以奉老幼也亦重任分輕任并班白者
不提挈是也幼有所長者無所獨子故天下之

知皆遂養長以成人也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者壯不愛力故四者無告及有疾者皆獲收養也男有分者無才者耕有能者仕各當其職無失分也女有歸者女謂嫁為歸君上有道不為失時故有歸也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者貨謂財貨也既天下共之不獨藏府庫但若人不收録弃擲山林則物壞世窮無所資用故各收寳而藏之是惡弃地耳非是藏之為己有之者便與也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者力謂為事用力言凡所事不憚劬勞而各

竭筋力者正是惡於相欺惜力不出於身耳非是欲自營贍故云不必為己也是故謀閉而不興者興起也夫謀之所起本為鄙詐今既天下一心如親如子故圖謀之事閉塞而不起也盜竊亂賊而不作者有之揔與則盜竊為施有能必位則亂賊何起作也故外戶而不閉者扉從外闔也不閉者不用關閉之也重門擊柝本禦暴客既無盜竊亂賊則戶無俟於閉也但為風塵入寢故設扉耳無所捍拒故從外而掩也是謂大同者率土皆然故曰大同 廷華案集說補

正曰天下為公註但以禪位言不知此總冒下文自選賢與能至不必為己皆所謂天下為公猶下文天下為家為各親其親以下諸句之綱領也說似更勝並存之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

仁謂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為
殃是謂小康知音智執音世本亦作勢
訏義証隱猶去也家謂傳位於子各親以下言
俗狹、嗇固者亂賊繁多為此以服之也謀作兵
起以其違大道敦朴之本也教令之稠其弊則
然由用也能用禮義以治成考成也刑猶則也
埶執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猶禍惡也康安也大
道之人以禮於忠信為薄言小安者失之則賊
亂將作矣疏前明五帝已竟此明三代俊英之
事孔子生及三代之末故稱今也隱去也 干戈

攻伐各私其親是大道去也天下為家者父傳天位與子是用天下為家也禹為其始也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者君以天位為家故四海各親親而子子也貨力為己者藏貨為身出力聽己世及傳位自與家也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謂父傳與子無子則兄傳與弟也以此為禮也然五帝猶行德不以為禮三王行為禮之禮故五帝不言禮而三王言以為禮也城郭溝池以為固者城內城郭外城也溝池城之塹既私位獨財則更相爭奪所以為此城郭溝池以自衛固也

禮義以為紀者紀綱紀也五帝以大道為紀而三王則用禮義為紀也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者緣此諸事有失故並用禮義為此以下諸事之紀也君臣義合故曰正父子天然故曰篤篤厚也兄弟同氣故曰睦夫婦異姓故言和謂親迎合卺之事以設制度者又禮義設為宮室衣服車旗飲食上下貴賤各有多少之制度也以立田里者田種穀稼之所里居宅之地貴賤異品以賢勇知者賢猶崇重也既兵賊並作故須勇也更相欺妄故須知也所

以勇知之士皆被累重也以功為已者立功起事不為他人也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者故姦詐之謀用是貨力為已而興作而戰爭之兵由此貨力為已而發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者以其謀作兵起遞相爭戰禹湯等能以禮義成治故云由此其選由用也此謂禮義也用此禮義教化其為三王中之英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言此聖賢六人皆謹慎於禮以行下五事也以著其義者此以下皆謹禮之事也著明也義宜也民有失所則

用禮明義斷之使得其宜也以考其信者考成也民有相欺則用禮成之使信也著有過者著亦明也過罪也民有罪則用禮以照明之也刑仁者刑則也民有仁者用禮賞之以為則也講讓者民有爭奪者用禮與民講說之使推讓也示民有常者以禮行上五德是示見民下為常法也然此五德則仁義禮。知信也說明有罪是知也能講推讓即是禮也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為殃者由用也若為君而不用上謹於禮以下五事者雖在富貴勢位而衆人必以

為禍惡其以罪黜退之是謂小康者行禮足衛乃得不去執位及不為衆所殃而此大道為劣故曰小安也陳氏其說曰小康謂小小安康而不如大同之世陳氏曰禮家謂太上之世貴德其次務施報往來故言人道為公之世不規規於禮讓乃道德之衰忠信之薄大為累於老莊之見非先聖格言也是畢棄孔部提出禮義仁信莫以其為治情之要也

疑義註大人諸侯也既上說云天下為家是天子之治天下也以大人世及而為禮與大人非天子之云世及復非即大夫故以為諸侯也文各有所制易革卦大人虎

大人對言君子則君子對以士人人為天子君子故士以相大夫人禮云為卿叟對君子言事思對士人言事君以大人為卿大夫與人則三王之時我令相謀作兵起也設文記黃帝其與則戰於此時設則諸作也設文記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尚書舜征有苗則五帝有兵矣此三王之時而云兵由此起者兵則五帝矣但上代之時用之希火待有所用故雖用而下言也三王之時世事須兵兵起須設設云兵由此起也

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亂父子曰世

兄弟曰及

廷華案世及當專指天子言以諸侯世及不必

言也又記本老　為可又引老以世之世及

當謂以世相及父子相繼者禮之常兄終弟及

其變耳為可對舉言之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良扶右反

相息亮反殽戶交反冠古亂反朝直遙反

訂義注相視也遄疾也言鼠之有身體如人而無禮者矣此人之無禮可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於鬼神以制禮下教令也既又祀之盡其敬敬民嚴

上也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謂祖廟山

川五祀之屬也達者民知嚴上則此禮達於下

也得正者民知禮則易教

云後五行由川草於於ㄏ也曰若文
列乃祀之於鬼木山祖義云衆云
於云之法五神鳥川是謂取之星明
鬼祖鬼後祀也衆之取教法利之天
神廟神工下下可謂仁令度者共之
明山也利者文以與義由於彼宗明
鬼川下禮此云與作法於鬼傳極首
神五文取五降作謂度風神云也彼
之祀天之祀於謡教於廟者為濟
文此云以之五物令祖下下君皆云
也文必為神祀是由禰昔文臣焆為利祇
此本本制崇之取山之謂云上胡皆昭則
三天於度諸謂與川鬼取降下丞僕二天
事致天是中制作下神仁於以禁洞十之
故地敬取器度法者下於祖則於丞五明
鄭之子法門謂度山文禰廟地家社年曰
注下地度戶教於川云取之義人預左地
十三云總之於灶令山有降義謂是云云宗之

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云以制禮下教令也者謂法天地鬼神以制禮既降下此禮之教令以教民取下文云殽以降令又云令降於社又云降於祖廟又云降于山川又云降于五祀降則下也謂法此等之神以下教令又祀此等之神使民嚴上故鄭此云既云祀之盡其敬也教民嚴上也云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者謂宗廟山川五祀據其精魂歸藏不知其所則謂之鬼宗廟能引出仁義山川能引出興作五祀能引出制度又俱能引出福慶謂之神也三者皆為鬼神故下文云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云山川所以賓鬼神是山川稱鬼神也

疏言偃既見夫子所云三王得禮則興失禮則亡故云禮之急也故孔子乃答以禮所用既上以承天之道下以治民之情不云承地者承天則承地可知故失之者死者言失禮則死若桀

紂也得之者亡者若禹湯也引詩相鼠者證人無禮不如速死又言禮之所起其本尊天故云夫禮必本于天言聖人制禮必則於天禮從天出故云必本於天非但本於天又殽於地殽效也言聖人制禮又效於地天遠故言本地近故言效列於鬼神者言聖王制禮布列效法於鬼神謂法鬼神以制禮聖王既法天地鬼神以制禮本謂制禮以教民故祀天禋地享宗廟祭山川一則報其禮之所來之功二則教民嚴上之義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者民既知嚴上之

義既達於禮喪有君親既知嚴上則衣爲君親是既達喪禮也祭是享祀君親既知嚴上則達於祭也射御是防衛供御尊者人知嚴上則達射御冠有著代之義昏有代親之感人知嚴上則達冠昏矣朝是君之敬上聘是臣之事君民知嚴上則達於朝聘在下既曉於此八者之禮無教不從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者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下既從教不復爲邪故得而正也延平周氏曰乾者萬物之所資始而大始者又乾之所資始

者也禮之大一其猶易之大始乎然禮必本於大一天地之始凡有數者莫不出於其間故分而為天地之位轉而為陰陽之道變而為四時之代謝列而為鬼神之微隱其降之於人則曰命凡此然不能逃乎數故不能官天而官於天也這要緊此節為一篇之要領承天道治人情其大旨也天地鬼神皆天道喪祭射鄉則治情之一端再以下皆申明此節之義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

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與音餘

訂義註子游欲知禮終始所成欲行其禮觀其所成杞夏后氏之後也徵成也註以徵為成論語集註以徵為證之當兩存之無賢君不足與成也夏時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今或作夏小正宋殷人之後也坤乾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觀謂觀於二書之意然言但既見孔子極言禮故問其禮之終始可得聞不孔子曰我欲觀夏道以不足徵之大成答以所成之事但語意既廣非一

言可了所答之辭凡有數節今略言之則云太
道之行三代之英亦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此求
欲觀夏道至以是觀之論披撿二[illegible]記之書乃
知上代之禮運轉之事自夫禮之初至皆從其
初論中古祭祀之事及死喪之禮今時所法於
前取以行者自昔者先王至皆從其朔論昔者
未有宮室火化後聖有作治制宮室炮燔醴酪
之事今世取而行之故云皆從其朔但今世一
祭之中凡有兩節上節是薦上古中古下節是
薦今世之食自玄酒在室至承天之祜總論今

世祭祀類其所因於古及其事義總論而節祭
祀獲福之義自作其祝號至是謂合莫別論祭
之上節薦上古下古之食并所用之物自然後
退而合亨至是謂大祥論祭之下節薦今世之
食此禮之大成一句總結上所陳之言也我欲
觀夏道者我欲行夏禮故觀其夏道可成與不
是故之適於杞欲觀夏禮而與之成而不足徵
者謂杞君闇弱不堪足與成其夏禮然因往適
杞而得夏家四時之書為夏禮既不可成我又
欲觀殷道可以與不是故適宋亦以宋君闇弱

不堪足與成其禮吾得殷之坤乾之書謂得殷家陰陽之書也其殷之坤乾之書并夏四時之書吾以二書觀之知上代以來至於今世時代運轉禮之變通按孔子大聖比賢無所不覧故修春秋贊易道定禮樂明舊章今古墳典無所不載而獨觀此二書始知禮之運轉者以詩書遺缺多是周代之書黃帝墳典又不論陰陽轉運之事而夏之四時之書殷之坤乾之說並載前王損益陰陽盛衰故觀此二書以知上代也

陳氏集說曰假証也　石梁王氏曰竊案之祀之

客而從得夏時坤乾故有文獻不足之嘆非謂二書足以證禮也然三正之建惟夏人統為至善為萬世法程故夫子告顏淵問為邦以夏時為首豈其無關於禮運孳孳言記詳審之爽見下莊體三代之英也

疑義石梁王氏曰殷正建丑為地統故易首乎坤蓋取坤以藏之之義故名歸藏猶之周以建子為天統而易首乾也其書決嫌疑定猶豫既箕子所謂稽疑衍忒者亦豈無關於禮但記者非一手故與曾論中庸大同小異耳王氏云漢

僞依放非也

延平諸應撰盡受全易皆始於此則自應首乾曰坤説則剏置矣此明係僞説而可以依倣説為非乎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捭卜麥反註作擗汙烏華反抔步侯反蕢註作凷苦對反桴音浮號戶毛反飯扶晚反苴包也或為坦知音智首手又反鄉許亮反

訂哉註言其物雖質略有齋敬之心則可以薦
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中古未有釜甑
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
然汙尊鑿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凷堛也謂
摶土為桴也土鼓築土為鼓也升屋招之於天
飯以稻米上古未有火化苴孰取遺奠有火利
也地藏為葬首陰也鄉陽也從者謂今行之然
也阮中古之時飲食質略雖有火化其時未有釜甑也燔黍捭豚者燔黍者以水洮釋黍米
加于燒石之上以燔之故云燔黍或捭析豚肉加于燒石之上而孰之故云捭豚汙尊而抔飲
者謂鑿池汙下而盛酒故云汙尊以手掬之而飲故云抔飲蕢讀為凷者以經中蕢字乃是草

天時之之周而其吉以其十禮上以手下經行議名
嘗皇利時上行謂日下走云設質當掌須文善為不
而民也而古合死泉王也年始趙鼓之其而秋出可
地云蕉用未禮者其於上在語文雖而上下數出為
藏中民苞有於名浸三言傳致也不為共爾初端將
也古云果火合令高三古云食經云采為也述也時
者也引執化之其淵及代禮其云築其將比音廣與
天中屋內之時反比其質之人禮地禁明往尚類土
望古而以法微度而身素可情之鼓大持註質文民
謂木號道前用服安之世以之初者為朋周素王相
始有為送執生夜天死言為禮始以與也禮於其逆
死宮五尸者柏饑日也浸周起諸經光謂蓄知其武
望室帝法至之不單升穴也則欽稱備持章祭王是
天皇時中欲未夜泉上新之遠食土本王云土為王
而說或古英致然引屋文矣矣謂其祥為以為其之
招非為修設云復擊而搗與故祭設其持孟鼓者祝
魂也三火遠飯浴之葬五天地祀言禁相為周以須
人也故王化莫服尸言呼帝地二之禁地以匡民與故

藏指其地以葬尸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者覆指所以天望地藏之義所以地藏者由體魄則降故也所以天望招之於天由知氣在上故也以死者北首生者南鄉者體魄降入于地為陰故死者北首歸陰之義死者既歸陰則生者南鄉歸陽也皆從其初者謂今世飯腥苴孰與死者北首生者南鄉之等非是今時始為此事皆取法于上古中古而來故云皆從其初疏

此一節論上代物雖質略以其齊敬可以致祭神明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者從此以下至禮之大成皆是六事所見之事伏犧為上古神農為中古五帝為下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犧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故易緯云蒼牙通靈昌之成運孔演命明道經蒼牙則伏犧也昌則

文王也孔則孔子也故易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謂文王也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為上古故士冠記云大古冠布下云三王共皮弁則大古五帝時大古亦上古也不同者以其文各有所對故上古中古不同也此云中古者謂神農也知者以明堂位云土鼓蕢桴伊耆氏之樂（案史記炎帝始為蜡或以炎帝初劉伊繼周者故人郊伊耆氏）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是報田之祭伊耆氏始為蜡則於時始為田也今此云蕢桴土鼓故知此謂神農也夫者發語之端禮謂吉禮此吉禮元初始

諸飲食諸於也始於飲食者欲行吉禮先以飲
食為本蕢桴者又摶土凷為桴皇氏云桴謂擊
鼓之物故云蕢桴土鼓築土為鼓故云土鼓猶
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者言上來之物非但可
以事生若如也言猶如此亦可以致其恭敬於
鬼神以鬼神饗德不饗味也廷華柴治情莫功
於喪祭從上古及今禮以漸而起而治情者乃
備也知氣清明之氣也或曰陽氣並存之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
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

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絲麻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窟苦忽反橧本又作增巢本作掘茹音汝衣於既反

訂義註營窟橧巢者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未有火化食腥也食草木實以下此上古之時也作起火利冶萬物范金鑄作器用合土瓦瓴甓及瓶大結炮裹燒之也燔加于火上亨煮之鑊也炙貫之火上醴酪蒸釀之也酪酢截朔亦初也亦謂今行之然

疏義註榭器之所藏也疏榭器之所藏者按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

羊云樂器藏爲爾雅謂云樂器之所謂是也

延華樂榭是堂隍爲能藏物公羊所云樂器當

是室榭之別室不足以訓榭也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

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

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

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醆側限反粢依注作齊細瓦醍音體醍本或

乳作祝古

訂義註此言今禮饌其所因於古改其事義也

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
緹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
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祝祝為主人饗神
辭也嘏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祜福也福
之言備也疏公禮舒其所日於古者此宮酒在
室及下作其祀彈并然後退而令旁
皆是公世祭祀之體醴成擬牲之屬是醴其也
用古室酒禮成是所以因於古致言今禮餘其
所因於古也云及其事義者從室酒以下至其
先祖以上是事也以正君長以下玉承天之祐
是義也云業諸為齊者按兩執云榮醍也作酒
用泰不用從然如象當為齊薛相近而致設引
周禮五齊者是酒正文也鄭註云泛者成而滓
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醆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
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
色如今酇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
主

此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云醆與盎澄與沈義
則盎者以酒云文醴緹之則有盎此醍醆之周
有醆文用醴沈齊之下有沈齊此與齊之下有
澄齊其云職與盎澄與沈義同物也撥此注澄
是沈紅接酒云注澄酒是三酒二注下周此趙
而緹而致開鄭答之云此本不或特盎盎澄字
亘如齊所諸是特則酒正之文說盎澄字當云
酒三酒也則是與醴迎注周然撥坊記云醴酒
在室醆酒汝室澄酒在下示民不澄也注云注
絕於也文以澄為清酒因復疑而致閒鄭答之
云禮還云醍醆醍澄皆是一物祭不言酒此推
具意澄為沈注酒為三酒坊記云醴也醍也澄
之皆言酒故周註云澄酒清酒也其寘沈齊也
如齊其言坊記所云醍酒醆酒五齊亦言酒則
澄酒是沈釋也是天皆最清戰云澄酒非疏此
為三酒之中清酒也是與禮迎不與也。
一經明粢祀用於古昔所供之物并酒之所陳
之處玄酒在室者玄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

玄而大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玄酒以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之時在於室內而近北醴醆在戶醍謂醴齊醆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爲賤之陳列雖在室內稍南近戶故云醴醆在戶皇氏云醴在戶內醆在戶外義或然也其泛齊所陳當在玄酒南醴齊北雖無文約之可知也粢醍在堂者以卑之故陳列又南近戶而在堂澄酒在下者澄謂沈齊也酒謂三酒事酒昔酒清酒之等稍卑之故陳在下也陳其犧牲者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

迎牲而入麗於碑授將牲濯陳鼎於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西上北首其天子諸侯之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橫行西上備其鼎俎者以牲爨於鑊鑊在廟門外鼎隨鑊設各陳於鑊西取牲體以實其鼎舉鼎而入設於阼階下南其陳之俎設于鼎西以次載於俎也故云備其鼎俎按少牢陳鼎於廟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又云鼎入陳於東方當序西面北上此皆說於鼎西是也列其琴瑟者琴瑟在堂而登歌故書云搏拊琴瑟以詠是也管磬鐘鼓者堂下

之樂則書云下管鼗鼓笙鏞以閒是也其歌鐘歌磬亦在堂下修其祝嘏者祝謂以主人之辭饗神嘏謂祝以尸之辭致福而嘏主人也以降上神與其先祖者皇氏熊氏等云上神謂天神也疏未是之以正君臣者祭統云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是以正君臣也以篤父子者祭統云尸南面父北面而事之是以篤父子以睦兄弟者祭統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特牲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眾兄弟是以睦兄弟也以齊上下者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

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是也夫婦有所者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及特牲夫婦交相致爵是也是謂承天之祜者言行上事得所則特受大之祜福也

疑義疏其用酒之法崔氏云周禮大祫於大廟則備三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酌醍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醍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為賓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酳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大禘則用四齊三酒

者醴齊以下悉用之故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用四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酌盎齊饋食王酌醍齊后酌沈齊朝獻王酌盎齊再獻后還酌沈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為賓亦酌沈齊用三酒之法如祫禮也四時之祭唯二齊三酒則自祫禘以下至四時祭皆通用也二齊醴盎也故鄭註司尊彝四時祭法但云醴盎而已用二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亦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亦酌盎齊朝獻王還用醴齊再獻后還用盎齊亦尊相因也祫禘之法

既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祫祭在秋按司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著尊盛之盎齊醍齊沈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凡十尊也三酒三尊各加玄酒凡六尊也通斝彝盛明火黃彝盛玄酒凡有十八尊故崔氏云大祫祭凡十八尊其明水玄酒之尊各在五齊三酒之上祭日之旦王用袞冕而入尸亦袞冕入在後猶之[illegible]有王不出迎尸故祭統云君不迎尸所以別嫌也尸入室乃作樂降神故大司樂云

凡樂圜鐘為宮九變而降人鬼是也乃灌故書云王入大室祼當灌之時衆尸皆在太廟中依次而灌所灌鬱鬯小宰注云尸祭之啐之奠之是為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迎牲而入至於庭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鸞刀啟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凡牲則廟各別牢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牲魯公騂犅按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太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

坐立各在其右故鄭注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薦於主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是也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墉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即此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亞獻四獻也知退而合亨至薦孰之時

故禮器云設祭於堂乃後延尸入室太祖東面昭在南面穆在北面從堂上之祭於室內坐前祝以斝爵酌鄭特牲注云天子奠斝諸侯奠角郎此之謂也取腸間脂焫蕭合馨薌鄭特牲注云奠謂薦孰

祭也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斝以安尸故鄭特牲云舉斝角拜安尸是也后薦饌獻之儀豆籩下乃以玉爵酌盎尊之齊以獻尸爲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盎尊醴齊以獻尸是六獻也於是尸食十五飯

詳上以下爵用朝踐之尊泛齊以酳尸為七獻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因也朝獻謂此王酳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豆籩尸酌酢主人主人受嘏王所以獻諸侯於是后以瑤爵因酌饋食壺尊醍齊以酳尸為八獻也鄭註司尊彝云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也再獻后酳尸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於時王可以瑤爵獻卿也諸侯為賓者以瑤爵酌壺尊醍齊以獻尸為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按特牲有三加則天子以下加爵之數依尊卑不祇三加也獻

特牲云加爵別有嗣子舉奠文王世子諸侯謂
之上嗣舉奠亦當然在氏以為后獻皆用爵又
以九獻之外加爵用斝角璽散上神謂在上精
魂之神即先祖也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亡
親謂之先祖協句而言之分而為二耳
廷華案此注指凡祭言以為禘祭非也熊皇特
因此說不言注齊故退為禘上四齊不用注齊
之說不知此特大略言之故五齊不備舉不當
曲為之說且亦無祫用五齊禘止用四齊之理
此亦既用禮註疏禘小於祫之謬說也彼註詳

證逕

之尊（尊祖旦及十八尊說具詳周禮）又案上神與下先祖對
則上神自當以天神言以為先祖文不幾複耶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
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
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越音活社元沉六結 祝之六反又之又反）
（溉又反於）
訂義注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則禮祀號有
六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祇號四曰牲號五
曰齍號六曰幣號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
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大古也

孰其殽謂體解而爛之此以下皆所法於中古也越席翦蒲也羃覆尊也澣帛練染以為祭服嘉樂也莫虛無也孝經說曰上通無莫

疏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者按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兩胉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是豚解七體也按特牲少牢以為孰為始之時皆體解云醆示以熱胡殘為腥故也其大予諸以則有胉殘為腥故知腥其俎之時豚解云孰其殽謂體解而爛之者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於俎以進神者是也按特牲九體有一骨二攝三肫四君豆豆脊穴橫脊七大有八經脊九火半則十一體加以與脊代脊為十二體也是分豚為從解此孰具能謂禮解記以湯爛之下全孰次於腥而為之堂故祭義曰爛祭祭腥而退是也此則腥以法上古爛法中古也云於帛染絲以為祭服者此亦與代禮也周禮則先染絲乃織成而

爲飯此一節明祭祀用上古中古之法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此是用上古也孰其殽以下用中古也作其祝號者謂造其鬼神及牲玉美稱之辭祝史稱之以告鬼神故云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者謂朝夕之時設此玄酒於五齊之上以致鬼神此重古設之其實不用以祭也薦其血毛者亦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也腥其俎者亦謂朝踐時既殺牲以俎盛肉進於尸前也孰其殽者體骨體也孰謂以湯爓之以其所爓骨體進於尸前也與其越席疏

澣帛皆謂祭初之時越席謂蒲席疏布謂麤布
若依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經云君與
夫人則宗廟之禮也此宜記者雜陳夏殷諸侯
之禮故雜宗廟而用越席疏布也衣其澣帛皆
謂祭服練帛染而爲之醴醆以獻者朝踐之時
用醴饋食之時用醆薦其燔炙者謂燔肉炙肝
按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
長以燔從則此君薦之用炙夫人薦用燔也皇
氏云燔謂薦孰之時燔肉合醫薦知不然者按
詩楚茨云或燔或炙鄭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

則知此僖矣亦然皇說非也君與夫人交獻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是君與夫人交錯而獻也以嘉魂魄者謂設此在上祭祀之禮所以嘉善於死者之魂魄是謂合莫莫謂虛無寂寞言死者精神虛無寂寞得其者嘉善而神來歆饗是生者和合於寂寞但禮運之作因魯之失禮孔子乃爲廣陳天子諸侯之事及五帝三王之道其言雜亂或先或後其文不次故其大綱不可以一代定其法制不可以一槩正其先後若審此理則無所疑惑.

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
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訂義註此謂爲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衆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爲善也此禮之大成解于湯以禮所成也疏祭饋之節供事鬼神及祭未獻薦祈祭竟然飲發食賓客先牲然後退而合亨者前明薦爓既未孰今至饋食乃退取嚮爓肉更合亨之令孰擬更為尸又尸俎唯載右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等而於饋中亨煮之訖又合亨體其犬豕牛羊者亨之既孰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為衆俎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此經所陳多是祭末之事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者此論祭祀祝嘏

之辭按少牢祝日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是祝以孝告也平又云主人嘏尸祝嘏主人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祝以慈告言祝嘏於時以神之思慈而告主人是謂大祥者祥善也謂饋食之時爲令世之食於人道爲善以爲大祥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訂義註舍魯何適者政亂禮失以爲魯尚愈非猶失也而此明孔子歎意前始發歎末言自歎之意子游有問即隨問而答答事既畢故更述其所懷嗚呼哀哉是傷歎之辭言觀周家文武

之道以經典屬之亂傷此禮依法則無可觀聽唯魯制稍可吾捨此魯國更何適而觀禮乎言魯國尚愈愈勝也言尚勝於餘國故孔子適魯云周禮盡在魯矣

疑義註魯之郊斗口傷鼷鼠食其角又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疏魯合郊禘非是非禮但郊失禮則斗口傷禘失禮禘傷六郊斗口傷宣三年經文鼷鼠食其角成七年經文四卜郊不從僖三十一年經文言子孫不能承奉興行周公之道致使郊斗有害卜郊不從

廷華柴魯郊禘之非禮謂其託言周公之賜而

為借耳下記自詳註疏此以牛口傷等言是總小功之祭也石梁王氏曰此一章真孔子之言註不能明其旨信哉但孔子不應直以非禮斥魯蓋孔子意中之言而後人仿為之耳

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

訂義註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疏杞郊禹宋郊契蓋是夏殷天子之事杞宋是其子孫當所保守勿使有失按祭法云夏郊鯀殷郊冥今杞郊禹宋郊契者以鯀冥之德薄故更郊禹契蓋時

工所命也延華薦杞宋之郊特以延而興配天之祀魯非其比則安得郊此若舉杞宋以明魯之非禮也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訂義註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也將言今不然

疏從此以前皆論法於古道則為善故上云承天之祜次云是謂合莫又次云是謂大祥又次云是謂大假皆論其善也所以論其善者將欲論其反此也卻云將言今不然今謂孔子之時也澆薄政壞不化大祥大假之等自此以下皆論今時之惡故下云是謂幽國是謂僭君是也

疏言祭時祝以文人之辭而告神神以嘏福而與文人二者皆依舊禮無敢易其常事古法是

謂大嘏陳氏集說曰假亦當作嘏猶上章大祥之意言行當然之禮則有自然之福其福大也

臨川吳氏曰當作假樂君子之假假善也樂此亦得

洽義一

疑或註嘏大也是謂大大也疏嘏大也釋古文言是於禮法大中之人謂大大之任也

是華嘏假之為大雖本爾雅但大大之义未允

樓迂是不若集說之當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訂義註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幽闇也

闇闇者君與大夫供不明也疏祝謂主人之辭告神嘏謂尸之辭致福告于主人皆從古法依舊禮辭說當須以法用之於闇今乃棄去不用藏於宗祝巫史之家乃更改易古禮自為辭說非禮也而闇之君臣私闇令日祝嘏之辭不知古禮舊說是君臣供闇故云是謂幽闇

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訂義注僭禮之君也醆斝先王之爵也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疏按明堂位云夏曰醆殷曰斝是先王之爵也天子有六代之樂王者之後得用郊天故知唯天子王者之後得用之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

此醆斝謂祭祀尸未入之時祝酌奠於鉶南者也故郊特牲云醆斝角是也若尋常獻尸則用玉爵耳琖醆是夏爵斝是殷爵若是夏殷之後祭祀之時得以醆斝及於尸君其餘諸侯於禮不合今者諸侯等祭祀之時乃以醆斝及於尸君非禮也此諸侯乃是僭禮之君陳氏集說曰尸君君之尸也集說補正曰尸君謂君獻尸尸酢君俱得備一說

疑義註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

廷華案杞宋亦非當用天子之禮者即有之亦特祭先王為然非凡祭皆用之也言魯則竟幷

矣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訂義註劫脅之君也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衛及軍器也疏私家大夫以下稱家冕是衮冕弁是皮弁冕弁是朝廷之尊服兵革是國家防衛之器而大夫私家藏之故云非禮也是謂脅君脅劫脅也私藏公物則見此君恒被臣之脅劫廷華桀大夫亦有服冕及弁者此則君之冕弁也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訂義註臣之奢富儗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疏大夫具官者天子

六卿諸侯三卿卿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人
用兼攝羣職不得官官具足如君也
疑義疏祭器不假者凡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
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若不假者
唯公孤以上得備造故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
公之孤始得有器者也又云正之下大夫亦四
命聲樂皆具者大夫自判縣之樂而不得如三
桓舞八佾
廷並崇此祭器不假與王制語同而義則彼並
為當造不造者言故戒其不可借同等之器此

為僭竊不當造而造者言故指其假借君上之
物説一以有地無為説王制祭詳之且既云無
地不得造則有地者得造矣乃又云不得具造
並須假借此何法耶要知此蓋不當造者如下
大夫六豆今欲僭上大夫之八豆諸侯之十六
豆天子之二十六豆初時尚暫借他人之具以
充其數久之且自造八豆等以備祭如臧甲之
類此謂之亂不當出為之説也　又衆八佾之
舞乃季之僭曰不得如則若以八佾為季所當
用者供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期居其反相息亮反

訂義註曰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或與僕相等輩而處是謂君臣共國無尊卑也有喪昏不歸唯君耳曰有喪昏當致事而歸僕又不可與士齒跪仕於公曰臣者公是諸侯之孰臣是至賤之稱今若仕於諸侯其自稱以至賤之辭而曰臣自賤退也仕於家曰僕者謂都大夫之僕又賤於臣若仕於大夫之家則

自稱曰僕彌更卑賤也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
期不使者自有喪昏則歸營家一期之閒不復
使役也故云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
齊齒非禮也者今臣之有喪乃不致事身著衰
裳而入君朝或與家臣之僕錯雜而居齊齒等
輩是為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君之喪在國
臣有喪而不歸家亦在國是君與臣同國又臣
是卿大夫與僕雜居且臣是君之臣僕是臣之
僕今卿大夫與僕雜居尊卑無別亦是君臣共
國也

疑義疏君有喪皆則恒在國不歸

是華崇君喪畢閟當在國若君存何以亦與喪

同曰存喪恒在國猶矣

設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

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崇此當在是說禮者尚前

訂義注言今不然也疏從是謂至國以下皆論其曰惡今此云是謂制度

而論善者此論古之制是如此今日則不然謂今惡起文說云是謂制度非論今日之好設注

云言今下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非

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疏天子有田以處

其子孫者按王制云天子有田方千里是也以

以處其子孫者謂子孫若有功德者封為諸侯無功德宜食邑於畿內也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者謂諸侯子孫封為卿大夫若其有大功德其子孫亦有采地故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處其子孫大夫有采地以處其子孫者大夫位卑不合割其采地以處子孫但大夫以采地之祿養其子孫故云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制度禮之所在制度明則僭亂自消

蓋以結此國以下七節以勉人之謹于禮也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

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
君臣為謔虐[illegible]音
訂義註以禮籍入謂太史與禮執簡記奉諱惡
也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疑恭救也
無故而相疑懷之是戲謔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
父數如夏氏以取弑焉疏此宣十年左傳文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
於夏徵舒之母夏姬公謂孔寧儀行父曰徵舒似女行父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
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後徵舒立成公是取弑也殺蔣氏曰天子適諸侯
曰巡狩因以考制度於四方諸侯皆得朝于方
嶽之下所以巡省風俗而混一軌轍也晉文召

天子事已非矣猶作王宮於踐土豈有躬造諸侯之國都舍臣下之祖廟而不由禮籍之所當行者乎故曰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有一國同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所以憫死恤悲見厚下之禮乃若出入無名率意以行此同馳驅而往之事所由稱乎君臣無私交聖人嚴之故曰是謂君臣為謔非原其事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在易之履所以制禮方其上天下澤邈然其不相接也而上下以辨民志以定聖人觀會通以有行使其事必出於名義之所宜有而後交際

酬酢之道興焉下然則变動而兆亂事由於微
而禍成於著也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
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訂義註疏令失禮如此為言禮之大義也柄所
操以治事疏此一經疾時失禮致禍敗之事故
言禮之大義禮者君之大柄者言人君治國須
禮如巧匠治物執斤斧之柄所以別嫌明微者
此以下亦並明用禮為柄之事使寡婦不夜哭
是別嫌君子表微是明微也儐鬼神者接賓以

禮曰儐以郊天祀地及一切神明是儐鬼神也
考制度者考成也制度謂度揆丈尺以禮成之
也別仁義者仁生義殺各使中禮有分別也所
以治政安君也者用禮爲柄如前諸事故治國
得政君得安存故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述華案大柄見承天治情皆在於此政則其用
也安對下危言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
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illegible]禮無列禮無列則士
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朱此當在天子

運治亂節前

訂義注文為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駿也疵

病也兵按釋詁文肅駿洪訓為疾是肅為駿也擇以文又云疵病也疵閔者君既危於上

賢又疾於下刑肅嚴重風俗凋敝皆因之為其云疵閔亂大臣謂大夫以

上倍謂倍君行私也或有屢諫不聽皆越關啓

君而去小臣竊者小臣士以下竊者盜也賊闇

位眾但為竊盜府庫之事刑肅而俗敝則法無

常者肅駿急也敝凋殘也君位已危大臣又倍

小臣盜竊愚君無奈此何唯知暴怒急行刑罰

故云刑肅上下乖離故云俗敝俗敝刑肅故法

殺無常陳氏祥道曰亂之所致多在刑之刻核太史廷華舉此言危大順節言守危兩相照應下文言要君藏身皆所以免危也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殽說見前

訂義註於此又遂為之言政也降下也殽天之氣以下發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殽令由社下者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大會之法有五

地之物生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至於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至於禰高者重義也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共國事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為宮室制度則者政之行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為疏此註謂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為宮室制度者如鄭此言則五祀神者謂和遠五祀之神此人遠五祀有其謂度謂王法此人之神更為制度此人遠五祀非五祀本神也其五祀亦自然有其盡無之神非度王所取法也說此不言之○是華疏此一節以上文云政尊其說未明始序之

之不正則罔亂君危此則廣言政之大理本於

天地及宗廟山川五祀而來所來既重故君用之得藏身安固也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者故因上起下之辭政之本盛則君身安靜故云政者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是故謂政是藏身之固其事既重所施教令必本於天而來天有運移若星辰圍繞北極氣有陰陽若冬夏之有寒暑殽以降命者殽效也言人君法效天氣以降下政教之命效星辰運轉於北極而爲婚姻惡效天之陰陽寒暑爲刑獄賞罰是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殺地者上云政本於

又此論政降於地上既云必本於天殽以降命此亦當云必本於地殽以降命但上云既具故此略而變文直云命降於社之謂殽地命者政令之命降下於社謂從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即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法社以下教令故云謂殽地地有五土生物不同人君法地亦養物不一也降於祖廟者此亦政教之命降下於民也祖而來謂法祖廟以下政令之謂仁義者父親仁也祖尊義也言法此文祖謂法其尊祖親父之道非法祖父也施仁義於民也上云命降於社之

謂殽地此亦當云命降於祖謂之殽廟以上文
既具故此又總而變文與上不同自下皆然也
降於山川者謂所施政令之命下於民者從山
川而來謂法效山川以為教令也之謂興作者
山川有草木鳥獸可作器物人君法山川以興
作其物也降於五祀者所施政令降於民者從
五祀而來謂法此五祀之神以施政令也之為
制度者既文中霤門戶竈行大小形制各有法
度後王所以取為制度等級也此聖人所以藏
身之固也者政既法天地法祖廟山川五祀所

也若此謹慎行之所以藏其身而堅固延平周氏曰先王之教命將欲使天下之人稟受於己則已必先有所稟受而所稟受必以天地鬼神者以其人莫不在敬畏天地鬼神之心則命之所以行也命之大者則必曰降於天地祖廟而其小者則必曰降於山川五祀此聖人藏身之固也新安王氏曰夫身居於位而政施於外天下見其政而不見其身然政出而人無不從政則君安故政者所以藏身也出命而降於祖廟尊祖之謂義親禰之謂仁廟有多寡皆可以事

其祖禰是以謂之仁義也出命而降於山川山川所産不一時用於是乎出器用於是乎備是以謂之興作也陳氏集說曰因祭社而出政是效地之政有事祖廟而出命是仁義之政有事山川而出命是興作之政有事五祀而出命是制度之政廷華案政者禮之用社廟之禮則又政之條目也

疑義疏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如日月星辰之神

廷華案藏身即上安身之義故下又以藏身之

固言之矣上從叙如許禍災設以能安身言之鄭謂之形體不見既成辨于語日月星辰說則又不經甚矣